

■ 格格 著

B
I
A
N
Y
U
A
N

作家在线网 形象大使格格最新力作

边缘女人



F
I
M
N

中国文联出版社

■ 格格 / 著

1247.5
920

109390

边缘女人

ADA06/06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女人/格格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6

(时代精品文丛/纽岱峰主编)

ISBN 7-5059-4068-6

I. 边… II. 格…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3168 号

书 名	边缘女人
著 者	格格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责任印制	尹龙元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市文星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68 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068-6/I·3164
定 价	15.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关于格格、人生及文学(序)

季 平

时下文坛，“美女作家”似乎很流行。大凡女青年搞创作的，不管是否真是“美女”，也不管水平如何，均喜欢被人（或自己）冠以“美女作家”的美名，以此来增加卖点和取悦读者。年轻而貌美的女子格格也要出书了，自然，人们难免也要给她戴上“美女作家”的高帽子了。对此，格格却不以为然。她很认真地说：“称我‘美女’，我是乐意的；做个‘作家’也是理想，但‘美女作家’的尊称我是不敢受用的。”我欣赏这种质朴、率真和清醒，这在文娱界多数人近乎疯狂地追求出名成腕的今天是不多见的。





格格原名李凤群。她于一九七三年寒冬生于安徽省一个很落后的山村，十八岁成为打工妹时就对文学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十年后作为中国文学网站首位形象大使的身份现身于文坛，这其中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在这十年中，她裁剪过服装，卖过血，上过大学；曾以文学新人的身份站在过领奖台上，曾做过红极一时又迅速倒闭的民营企业的部门经理；后来患了严重的肾病，从此不得不接受长达两年的治疗，至今情况并不乐观。

值得一提的是，疾病使她的健康受损，容貌大变，意志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从七岁开始烧饭、十三岁开始挑百来十斤的重担、十八岁漂泊异乡、一天最长要工作十八个小时的女孩来说，没有想到有一天还要遭受更大的苦难。常常疼痛难忍，加上药物的副作用，使她时常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一到阴雨天，药物也毫无用处，而且其副作用还影响记忆和性情。面对整日枯坐静养的生存状态，格格并不是天生的乐观之星。在求而无效的时候，她也曾想到过结束痛苦。但她毕竟知道自己正值青春，绝不能这样做。恰恰相反，在疼痛中她培养出了自己生活的勇气，“在虚无和疼痛之间，我选择疼痛，疼痛的意义在于——希望还在。”

疼痛毕竟没有伤及她的想象力和敏感的心灵，她开始回忆。在回忆中，她的自我被渐渐激发，她看见自己站在中国新时期城乡的交界处，看见故乡那荒凉的山岗，体味着母亲寂寞的眼睛，倾听着恋爱时不染纤尘的表白——然后写下来。

这一次距离上一次发表文章，已经足足五年时间。过去的五年里，她因为颠沛流离的生活把写作这回事给忘了，可是疼痛使她从生活的表相又窥探到生活的真正涵

义。于是从二〇〇〇年至今,她一直笔耕不辍,至今,已有近百万字的长、中、短篇出炉。在写作中,她完成了旧的自己,塑造出崭新的自我,突破了伤痛的阴影,进入了对生命、命运的拷问。她坚信,虽然这种转变并非唯真、唯善和唯一不变的,且命运在微小的个体面前是强大而乖张的,但是,无论多么强大的壁垒,“坚强”都会将之突破。

可以想象,这位从打工妹到网络形象大使的姑娘经历了常人所没有经历过的磨难和艰辛。

在一般人眼里,她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事实上,她的未来将面临的局面也相当危险。首先她的经历给自己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她生在社会的最底层,作为一个弱者,深切体会过弱者的滋味,这种不可逆转的经历不是所谓的“体验”所能涵盖的,她的作品因此而充满了疑惑、同情、挣扎和不安。和普通人一样,她也虚荣、向往关注、忌讳贫穷、对金钱的信任比对人的信任还要多。因此她的作品不可能没有对命运的那种不同寻常的感受。

同时,她能够从千百万的打工妹中脱颖而出,脱离了体力劳动的圈子,这种带有喜剧般的变革,使她受到强烈的思想震荡,从而创作也从一般的视角转入了对生存、对命运、对理想的探索。

她的危险还在于她从商场向文坛改行的行为。人人都在学习商业技能,她却丧失了热情,把自己带进了一条清贫之路。而现实情况是,似乎眼下人们在评价英雄的标准时已不是你放弃了多少,而是你拥有多少了。

除此之外,写作对她来讲也存在先天不足的不利因素。她没有受到过文学院校的正规学习,也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时下的“美女作家”们的生活姿态、生活方式有着





天壤之别，她的生活也没有任何保障，这使写作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

作家们喜欢创造“美满结局”，可是连他们自己也未必知道“美满结局”到底如何寻找，好在他们有热情。文学本就是盲目的行进，不应受到桎梏的限制，每个阶层、每一种生存状态都有权把自己的思想形成文字，任何不为人知的空间都可以通过文字公之于众。

让我们努力创造自己的局面吧，不管成功与否。

我们再来谈谈她的作品及其作品的两位女主人公。本书收集的两个中篇中，《边缘女人》以关注女性灵魂为主题，采用自述的方式，用独特的言语描述着现代都市人的内心困惑。那个叫吴安的女性，童年即失去了农村孩子的那种天真。因此从她一出生，生活方式和生活原则的矛盾就尖锐地凸现出来，使这个无辜又无知的孩子根本没有做好反抗或者抵抗的准备，于是就在矛盾中畸形发展，最后成了牺牲品。

隐藏在作品深处的内涵是：

特定时期下一个健康的女性从一个都市学生变成一个变态加怨妇的过程；

特定时期下有着巨大反差的爱情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酿成的悲剧；

不幸婚姻的苦果无可选择地交给了下一代来品尝，这种不正常的家庭注定了“吴安”这个人物的悲剧性质。

这个受到虚幻的城市生活影响站在边缘的女子，为了符合城里母亲的思想，强行地拒绝了自己童年的快乐，在母亲的阴影下成长，然后被命运牵到都市。如果那时她能够溶入其中，也许结局要好得多，可问题是，她已经成了悲剧的当事人。

这种切骨的疼痛只有那些经历和游历的人们才能领悟。身为女性,并不真正明白醒悟的重要性,有时,当我们醒悟会以堕落的形式出现,这个长年被不安笼罩的女性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解开了自己的结。

但是作者传达出来的并非白茫茫一片毁灭性的虚无。那拒绝冷酷和绝望的方式背后,是柔弱的呼喊,是对冥冥之中强加给她的命运的否定。虽然那有些迟钝,有些极端,有些与传统行为有所不符,可是作者想说的是:她所经历的一切何曾遵守过传统?无论她用什么方式,但是毫无疑问,一切都不是建立在有序的立场上。

作者作为一个生于农村、凭着自己的努力来到和她的生存环境苟异的都市、并在这个地方用文字跳舞的女性来说,她的作品无疑将自己的观念、感觉、视点打上深深的印痕。不管她愿不愿意,她自己都已经别无选择地站在了城乡的边缘,成了一座城与乡之间的桥梁。

另一部作品《小女人咪咪的十六个网友》,以一个在聊天室里的用女孩的活跃的眼光,观察着聊天室中出现的男女网友,生动的刻划出网络世界中的人情百态,揭示了一个信息社会的人性的变迁和伦理道德的深刻变化以及人性的真善美丑。人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个性特征在网络的掩护下表现的淋漓尽致,性、谎言、背叛、成熟、轻灵、忧郁都一一表现出来。每一个在网上聊天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情感的弱点,作者看到并抓住了这些东西,将其用文字表现出来。

在这里,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生活颓废的男人、成熟稳重的男人、爱情专一的男人、极度张扬的男人、道貌岸然的男人、成功之后的男人、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乡下人等。当然还有女人,有与男性抗衡的女人、牺牲在所谓





爱情里的青春期少女、也有觉醒在聊天室里的女人，当然也有爱情，但是网络爱情自有网络爱情的最根本的问题。

回过头再谈谈格格。毫无疑问，格格的生活是特殊的——低微的身世、病弱的身体；作者的命运也是多舛的——不甘平庸的个性、她敢于追逐与她身份极度不符的梦，它能指引人们摆脱死亡的阴影，也能让人在行进中跌入绝望的深渊；作者的命运也是超然的——她在疾病中抗争，并从抗争中获得信念，通过命运的劫难，她用文字舞动顽强，对于她，疾病就是精神的响雷，令她重生。

6 作为一个出生在封闭的乡村中的女性来说，想要挣脱无边的樊篱，想要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势必要经历许多不为人知的黑暗。墨守陈规有时是一种优点，可是想要有所建树却是做不到；想要做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人，文章就必须作为一种突破的手段。本书收入的两部作品浸透着作者的喜好，有十足的立场和角度，她要摆脱无知带来的印记，又想保持自己的眼光所及，不管故事中有怎样的悲欢离合，怎样的局促不安，在生活中，恰恰是心灵的开敞和思考，起到的都是真真实实的滋润，我们不必再去苛求完美。

正是这些不合常规的漂泊激活了真正属于她的想象空间，使她不自觉地充当了城市和乡村的桥梁，那被营造的无比忧伤的故事，给人温暖的期望——生活一旦有所作为，都是希望所在。

2002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 序

关于格格、人生及文学(季平)/ 1

☐ 中篇小说

边缘女人/ 1

☐ 网络小说

小女人咪咪的十六个网友/ 64

2001年10月6日,是个值得高兴的日子。那一天,我刚刚拿到律师资格证书。我坐进办公室接的第一件案子居然就是前段时间在本市传得沸沸扬扬的硫酸毁容案。毁容犯罪嫌疑人是一位年轻的上海女人,名叫吴安;而被毁容的则是一位刚刚在一次模特大奖赛中获得第三名的模特儿,所以这件案子引起的轰动比以往任何一起硫酸





伤害案都要大。来找我代理辩护的是犯罪嫌疑人的母亲，一位下乡返城的知青。她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她已经碰了四五处钉子，她口口声声说她的女儿是精神病，要求我帮帮她。她说愿意卖房子等一切财产来作为我的费用。

第二天我来到市中心的看守所，见到这起故意伤害案的犯罪嫌疑人，在我见到她之前，我已从媒体上得知，她已经二度自杀未遂，一次是行凶当场吞食安眠药，第二次是进看守所后的连续绝食。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要文弱得多，她的表情平静，衣着得体，只是脸色非常苍白，有贫血和营养不良的症状。她得知我是她的辩护律师时，一口谢绝：“不！我不需要律师，我不是精神病，我不怕死！”

这是始料不及的局面。出于礼貌，我仍然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当我把这个情况反馈给她的母亲，这位老知青久久不语，最后说：这是天意。

六天以后，我接到了看守所的电话。原来是这位犯罪嫌疑人要见我。我和她先后交谈过三次，她要求我在她被执行死刑后将她的谈话公之于众。

当然，她仍活着。以下内容是她的秘密自述——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对自己所有的行为负责，愿意接受法律对我作出的任何惩罚。我也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基于此，我想把自己行为的前因后果告诉你们，但是我不希望这成为对我判刑的依据，我只是想留点东西在人间，我的话不是硫酸，不会对你们有什么伤害，你们用不着害怕，只是借用一下你们的耳膜罢了。

我母亲是从上海到安徽淮南去的下放学生，由于我外公的成份不好，一开始她受了不少的委屈，所以她积极

响应号召，来到与她的理想相去甚远的地方，而且最终她审时度势嫁给了贫下中农的父亲，可是她自己也料不到这种想改变历史的抉择使她陷入了相当被动的境地。嫁给我父亲的第三年，学生就陆陆续续地回城了。母亲自己后悔得脸都发青了，也害得我们都成了知青和农民的后代。谁也不会把我今天的状况和“知青加农民”这样的事实有所联系的。但是正如人们所说，世上没有无父无母的儿女，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在我的人生中我每时每刻都会记得我是农民和知青的共同产物，所以在今天会一次又一次地想起那些遥远的过去。

母亲共有三个孩子，我上头有个哥哥，比我大一岁，下面有个妹妹，只比我小一岁。我的哥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总是要先给他。而母亲竟然宣称她就这么一个孩子。对此，小时候我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母亲要这么说。后来，还是我的好朋友花珍提醒我说：笨，女孩子不算种，迟早是人家的人。所以女孩子一般书念得不多，不过由于我的母亲好歹也算是城里来的人，思想要开放些，在孩子们念书这件事上，还是能够做到公平的。也正是因为她自己觉得相当公平，所以对待我总有一种“你生在我家太走运了”的态度。走运我倒是没感觉出来，感觉到的就是不公平。我父亲要是出门做个小买卖什么的，我的哥哥和妹妹就会早早地钻到母亲的被窝里，剩下我孤零零地睡在小房间里，我要是抱着小枕头跟过来，母亲就会说：你看，哪儿还有地方！我想那就在母亲的脚头睡吧，抱抱母亲的脚也是好的。可是母亲说：“这样的话，我就动不了了。”

每次我都是怏怏而归，重新爬上自己的小床，听隔壁房间里传来母亲悦耳动听的歌谣，那是我童年最渴望的





东西。童年的记忆里，欢声笑语的家里，只有我被摒弃在角落里。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在父亲出门的时候，就先拿着自己的枕头放到母亲的房间里，可是妹妹笑得直不过来腰了：爸爸今晚回来的。

我只有愣愣地呆在那里。我为什么总是最后一个得到消息的人呢？他们笑得胸有成竹，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只有我，生活在混浊之中。也难怪，用我奶奶的话说，我长得实在太丑了：七八岁的小姑娘，头上只有几根头发在飘；眼睛大是大，一点儿神都没有；最关键的是呆，嘴不巧，家里来个亲戚什么的，我叫都不叫一声。过后我也很后悔。而且我对母亲的话总是领悟不深，我老是记不住和哥哥发生矛盾就一定要让着他的教导，虽然我也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对我满意一点，但是从来都没有凑效过。看来，命运这个东西确实是有的，它要是想让你活得不好，就算你再怎么努力也不管用。它给了我一位城里来的母亲，这一点，就足以让我这个更多继承农民特点的人闹了许多笑话。不过也怪我自己，总是把愿望当成了现实，所以才失去了应该有的幸福。比方说有一天我偷偷地跟在村上的一个小伙子后面到山里去砍柴，因为我看到那个男孩子每次砍柴回来，他的母亲总是说：累了吧，快歇歇。然后端来满满一大碗凉开水。我看到了大人們的喜好，那就是柴禾。可是那天我憋足了劲背回来一大堆柴禾时，母亲将柴禾连着绳子全部扔到了河里，还把我打了一顿。后来我才知道我背回来的是一种根本就晒不干的腾柴，而且我偷着上山到晚上七点都不回来，他们都以为我被狼吃掉了，害得全村的男人都准备打火把上山呢。可要是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让狼吃了去，让他们为我哭上几声，也不要回到家挨这顿鞭子啊！

我被罚站在墙根，我那两位不动手只动嘴的哥哥和妹妹，手里拿着馒头怪模怪样地冲我笑，笑得我的心抖得厉害，一直到我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他们才想起来我一天没吃饭了。

平常要是在学校把圆珠笔的油不小心弄在了衣服上，回家后肯定也是一顿打，父亲打得少些，相比之下母亲更容易发火，因为她老是觉得不满意，不仅打我，也对父亲吼，还和邻居吵，尽管她口口声声不和乡下人一般计较，可是她总也没做到。她总是会输，她的嘴没有土生土长的乡下人辣，她的拳头也不如父亲有力，所以她的输也就是理所当然。当然一开始我爸爸是不打她的，之所以打她，都是因为我在她之前，我父亲对她真是像菩萨一样供奉的。事情是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发生大转变的。有一天晚上她把我关在茅房里整整一夜。乡下人的茅房可不是在家里，而是在屋子后面，和家还有一段距离，因为乡下的屎尿都要留着浇菜园子的，所以很长时间不清理，这样就总有些味，因为我母亲特爱干净的缘故，所以我家的茅房离家尤其远些，有十来丈距离吧，通常晚上是不上那儿去的，因为家里还有木制的马桶可用，那天我和哥哥为着远房大舅买的水果糖，糖的甜味使我忘记了他他是老大，最终夺了来塞进了嘴里，晚上母亲收工回来，妹妹及时汇报了此事，哥哥也适时地哭了起来，母亲也许累了，没有力气打我，她不声不响地把我拖进了茅房，临走时还把门关起来。其实不关我也不敢自己主动走出去，我没有这个勇气。尖顶的茅房根本站不起人，所以我蹲在茅坑上，把肠子里、膀胱里所有的大小便都排泄完了，肚子饿得比青蛙叫得还响呢，可是她们也没有喊我回家。家里的油灯全熄灭了，我的腿发软、头也发晕了，我想起奶奶讲的关于狐狸精和鬼怪的故事，我





仿佛看见妖魔鬼怪在黑暗处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我恐惧得浑身发抖，死命地抱住自己的肩膀，以防突然来临的恶魔……。

那年我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

第二天早上，上茅房的父亲看见倒在茅房门口的我，就像狼一样发出一声尖叫，然后冲过来把我抱回家。那是一个男人真正的雄性的声音，虽然我家中母亲至上的格局就是从那时打破的，家庭表面的宁静和和睦也是从那时打破的，父母离婚的第一步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我的罪恶感也是从那时产生的，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止我认为那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的声音。虽然我听不到其他的声音，那时我已迷迷糊糊了，即使是真的狼来了，也不能叫我害怕了，我已丧失了意识，但这种声音过于刺耳，到今天我都记忆犹新。父亲把我放到爷爷奶奶的床上，然后返身冲回家。不一会，家里传来母亲的惨叫。这是我记事以来，老实巴交的父亲第一次打人，而且打得还是平时一点儿都不敢得罪的城里母亲。从那以后，父母之间的武力战就频频爆发。如果现在让我选择，我宁愿选择那天晚上父亲知道我在茅房里，是母亲的同谋，我也不愿成为家庭破裂的罪魁祸首。

虽然那个深秋做母亲的把我关在了茅房自己又睡着了，忘记让我回家，父亲回家不见我们，以为我们都已睡了，让我在饥饿、恐惧和寒冷中度过了一夜。但是我一点儿都没有恨她的意思，因为母亲的脸也被父亲打出了血，而且第二天她抱着我上赤脚医生的家里去打针，别人问到她的脸，她说那是摔的。我闭着的眼睛感觉到了母亲胸膛热乎乎的温暖的乳房，我激动得浑身颤抖，我死死地抱住母亲，我看见她美丽的眼里全是泪水。可是这幸福永远比痛苦来得少，从此以后，父亲对于母亲从仰慕变成了不满，再

由不满让战事升级，母亲再也掌握不到主动权了。这以后我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母亲因为娘家远，有苦没有地方诉说，哥哥妹妹比我会看脸色，也容易说出母亲爱听的话来，所以母亲不太和他们过不去，而我总是表现得过于迟缓，脑子转得太慢了，所以即使我不犯错误，只要她心里有火，看到我时就免不了动手。母亲打人时是不计后果的，她用来打过我的理由有饭碗没洗干净、作业本子弄丢了、不如哥哥听话、不如妹妹乖巧、不如花珍会做家务等，打我的方式也很普通。比方说：不让吃饭、打手、撕头发，偶尔才会打破我的头，我的头心至今还留有疤痕呢。

这样一来，父亲对母亲就更不那么言听计从了，他老是拿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看母亲。我明显地感觉到父亲对我要比对哥哥妹妹好，可是那对于我才是不幸的开始呢，因为父亲在外做点小生意，十天就有八天不在家。每次临走时他都会恶狠狠地对母亲说：再打她，回来叫你骨头断。

最终，断了骨头的是我，不是母亲。父亲走的当天，我为着一点小小的已记不起来的错误，被母亲掴了耳光，我恨恨地说：等着，爸爸回来我告诉他。没想到这句话让我遭遇到了更大的棍棒，我的左耳就是在这个时候失去听力的。我的右腿也在“咔嚓”一声中断了。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吃了不少好东西，可是至今如此瘦弱，恐怕与那次有关吧。包括性格中的很多地方，虽然我不是个听话的孩子，可是不等于我不受到母亲的影响，比方说，母亲的自尊心很强，就算家里下一顿没有米下锅，她也不会让邻居知道。越是有钱的人面前，母亲表现得越骄傲，她始终认为自己是城里的姑娘，所以她看不惯的东西太多了。她不让我们光着身子下河游泳，不让哥哥和别的小孩子在野地里玩泥土，不让我们下河摸田螺，不让我们拾牛粪，

